

深度 浙江新闻名专栏

行进宁波 精彩故事

石化园崛起污泥处理“梦工厂”

冯璋 张寒 王璟

美国一家排名前十的电影洗印、制作和发行公司，取名“梦工厂”。

像这家“梦工厂”一样，各个行业、各个领域都有为追求梦想而不断涌现的“梦工厂”。在环保行业的工业污泥领域，也有一批为追求“污泥梦”而不断努力和探索的工程和项目。

位于宁波石化园区的宁波北区污水处理厂3万吨/日工业污水处理项目污泥干化焚烧工程就是其中一个。工程负责人何江，山西籍，在宁波一待就是十年，跟工业污泥也打了3年交道。

“天气还不错，风不大，有太阳。”冬日的上午，笔者驱车来到石化园区湾塘北片的污泥干化焚烧工程建设工地门口，车一停，抬头便看见头戴蓝色安全帽的何江。

走进工地，长臂吊机缓缓转动，工人们分片作业，或编织钢筋笼，或铺设混凝土，或运送建材。“污泥干化焚烧工程去年9月正式打桩，现在主体结构基本完工，过完年就开始设备安装和调试了。”何江边走边说。

污泥干化焚烧工程是宁波“五水共治”工程的重点项目之一，占地75亩，总投资2.2亿元，污泥日处理量60吨/日（含水率80%计），远期按120吨/日考虑，本期土建一次性建成。“看，那幢顶部竖着很多钢筋的就是主污泥生产线辅助车间，它一旁就是主车间。”



污泥干化焚烧工程建设现场，工人正在抬钢筋筋笼。（冯璋 摄）

顺着何江的指引，那片“钢筋丛林”里，作业工人或隐或现，“叮叮咣咣”敲打声连续不断。

污泥干化焚烧工程究竟做什么的？何江指着东北方向300多米远的地方说，“那里是

宁波北区污水处理厂3万吨/日工业污水处理项目，主要负责石化园区工业污水和部分企业生活污水的处理，处理后的污泥由石化园区里的一家小型环保企业进行处置。”

而随着石化园区工业污水排放量的增大，

那家小型环保企业的产能无法满足园区的污泥处理需求，同时，考虑到污泥处置成本，污泥干化焚烧工程由此而生。“今后石化园区工业污水处理后产生的工业污泥将全部由它‘负责’。”何江说，污泥干化焚烧工程的设计产能是60吨/日，而当前石化园区工业污水处理厂每天的工业污泥量也只有10至15吨，可大大满足石化园区的长远发展。

“这些板上的钉子要全部清理掉啊！”武师傅，木工组的工人。他身旁，是一摞摞整齐的木板，用来做混凝土浇筑模板。“今年12月份，这个项目就要建成投用了，现在我们得抓紧赶工。”他憨憨地说，与生活污泥不同，工业污泥属于危险废物，不适合资源利用，主要采用焚烧处理。“别小看这几十亩地！”项目经理朱海明说，污泥干化焚烧工程的设备和处理技术均采用了最高的欧盟排放标准，按照工业污泥减量化、稳定化和无害化的要求，今后工业污泥将在这里通过封闭式焚烧和烟气处理，最终实现达标排放。焚烧产生的余热可循环用于干化系统，焚烧后的少量残渣经过专业鉴定后，可用作铺路等。

“未来，这里不但是宁波工业污泥处理规模最大，也有望成为处理技术水平最高的地方。”已近中午，阳光正好，离开工地返回的路上，朱海明的话久久在耳畔回响。

亲历者说

早日建成污泥干化焚烧工程

宁波华清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何江

宁波加快推进“五水共治”，治污水首当其冲，而污泥特别是工业污泥，是工业污水处理的“末端”，更是一大难题。目前，宁波产生危险废物和污泥的企业超过2000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98家。仅电镀酸洗行业，2013年就产生污泥7.6万吨，预计2017年将达到11万吨，而我市的处置能力只有7.2万吨。因此必须加快处置设施建设进度。此外，前不久我市出台了相关政策，按照目标，到2017年底前，相关行业产生污泥的

企业，必须通过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

在这项政策“倒逼”之下，工业企业的污泥处置需求会越来越大。如何真正做到工业污泥处理告别二次污染，实现无害化处理？更成为行业亟待破解的难题。宁波石化园区的污泥干化焚烧工程，未来将覆盖园区9成以上的企业。我们将加紧建设，力争早日建成，为推进“五水共治”，建设“美丽宁波”贡献一份力量。

按国际一流标准建设造福百姓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项目经理 朱海明

高的国际排放标准。

工业污泥的处理比较专业，为此，在该工程投用后，我们将邀请专业的处理机构入驻试运行一年，其间将对工程的工作人员进行培训指导，将工业污泥规范化、标准化的处理技术传授给这里的工作人员，最终实现工业污泥的无害化处理。通过努力，我们力争将这个污泥干化焚烧工程打造成为宁波工业污泥处理的“样板工程”。



看姚贝娜死讯引发的“众声喧哗”

□张 弓

一开始，我真的不知道姚贝娜是谁。听了年轻朋友的热烈介绍，才知道她是一位很受青年人喜爱的歌星，还在什么活动中出过大名等等。她的病故，本来引我关注的，是她的年龄和死因。三十九岁的女孩子，正当青春年华，可以说前景无限，却被乳腺癌活生生地夺走了生命，走得实在太早了。可是，此后网络上围绕着她去世而引发的激烈争论，使我想到了另外一些问题。

这些争论围绕着关于她的病故报道展开，主要目标是《深圳晚报》记者的两个采访细节：一是她在病房外面守候，等待着她的死亡来临，以便第一时间发出新闻；二是该报三

名记者装扮成主治医生的助手，混进太平间拍摄姚贝娜的遗体，并与姚的家属发生争执。当然还有全国至少15家报纸把姚的死讯配上大照片排到了第一版显著位置，《深圳晚报》第二天还为此做了11个版等。

争论的观点，归纳一下大概有这些：记者的行为是职业需要，是敬业精神的表现，无可指责。这个观点代表着媒体从业者的想法，但也不完全是。

记者的表现太冷酷，太无人性，丧失了职业伦理，应该受到谴责。持这种想法的，人员身份复杂，也包括少部分媒体人。

除了上述完全对立的两种观点之外，还有学者提出一种中道说法：《深圳晚报》记者在抢救病房外守候，以便能最快获取姚贝娜的确切信息，完全是职责所在，但乔装打扮潜入太平间，未经家属同意拍摄死者遗体，就超过了新闻从业人员的道德底线，不可取。

第四种观点持有者超乎上述三种观点的视角，站在更高的社会层面看待这次有关姚贝娜的报道。他们认为，一位歌星病故了，众声喧哗、轰轰烈烈，而贡献巨大的院士和战功显赫的将军，在差不多时间逝世，却波澜不惊、平淡如水，反映出这个社会的价值认同出了大问题。

上述前三种想法，尽可以讨论。说句心里话，我赞成的是第四种认识。娱乐，不知在什么时候，成了国人的第一兴趣。娱乐圈里的人，“红”得迅速，“发”得快，在任何国度任何朝代，都是不正常的。在这种扭曲的现实面前，很多眼前处境不怎么样的人，就挖空心思想挤进娱乐圈，以改变自己的人生。而更多为国家和社会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各个领域的专业人士，却默默无闻。他们也许不想计较这些，宁愿守住寂寞做事，不愿在喧嚣张扬中空耗时光，但我们的社会舆论，从社会舆论中渗透出来的社会评判标准，对他们公平吗？对青少年有利吗？对社会进步有益吗？

在媒体上我看到过这样的观点：中国正在进行的反腐斗争，是一次价值观的大博弈。腐败的表现，不仅是“老虎”、“苍蝇”的肆意横行，更是把做人做事的对错，是非搞得颠三倒四，投机取巧、胡作非为者，可以获取荣誉、升官发财，安分守己、遵纪守法的，只能安贫乐道甚至处境艰难，久而久之，行事还有准绳可循、社会还有公正可言吗？

对人的价值观的摧残和颠覆，远比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政治方面的直接损失更严重。人人需要娱乐，但娱乐至死，是万万要不得的。古今中外的教训很多，而严峻的现实更应让我们警醒。

动辄称“癌”更是一种病

易其洋

近日，接连读到两篇评论，观点都不咋地，标题却是吓人：一篇是《以优雅表达治疗“语言癌”》，另一篇是《“直男癌”是什么病？》。语言、男人皆成“癌”，这样的标题确实“抓人”，但看了让人很不舒服。

“语言癌”那篇说，台湾媒体新近提出一个概念“语言癌”，是指“做一个……的动作”之类的冗词赘字，

比如，“拥抱”说成“做一个拥抱的动作”，“按摩”说成“做一个按摩的动作”等等。这种说法最先出现在服务行业，听起来委婉、礼貌，但蔓延开去，“语言的癌细胞不断增生”，不分场合，就令人担忧了。

“直男癌”那篇说，近日，学者周国平在微博上写道，“一个女人才华再高，成就再大，倘若她不肯或不会

做一个温柔的情人，体贴的妻子，慈爱的母亲，她给我的美感就要大打折扣。”一时间引起各方争议，最后周国平不得不删帖了事。对此，网友们引用流行于网络的“直男癌”一词，调侃像周国平这样的男性：活在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审美观里，并略带大男子主义。

癌，是一种病症，虽说随着医疗技术进步，听起来委婉、礼貌，但蔓延开去，“语言的癌细胞不断增生”，不分场合，就令人担忧了。而对于那些遭受癌症折磨的病人和其家属来说，恐怕最不愿意听到或看到的就是这个词。更何况，

就像上述两例，作为广泛传播的大众媒体，把一种病症当作“贬义词”来用，就是一种赤裸裸的语言暴力，不光伤害言谈的对象，对于那些癌症患者也是一种侮辱和歧视。

一些媒体和作者为啥喜欢称“癌”这种说法呢？原因可能是，一图方便，见有人“发明”了这种病，即不顾词义所指，也不管别人感受，只要自己方便，拿来就用。二走极端，“大嘴小嘴都说话”的时代，只有走极端，要说就把话“说到顶”，才能引起更多人注意。格调低下、辞理粗鄙的语言，我们当然反对，但与深厚绵长的传统

语言体系相比，那些一时流行的“话语”，不过是“各领风骚三两个月”，不可能像癌细胞一样扩散，让我们的语言失去“优雅”，想想这些年流行过的网络词、XX体即知：大男子主义再厉害，抗不过“男女平等”的意识进步不说，有人“略带”一点，也不至于可怕到只能用“癌”名之的地步。

让我觉得可怕的，反倒是有些媒体不顾传播的社会效果，轻易地把图一时新鲜、说累赘话语的人称为得了“语言癌”，把略带大男子主义的男人们称为“直男癌”。要说是病，这种动辄“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极端式表达，更是一种病，更应该好好治一治。

光大·云缴费平台规模再扩容

新增 10 家合作伙伴

近日，中国最大开放式网络缴费平台之一“光大·云缴费”新增宜信惠民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上海平安付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北京商银信商业信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等10家合作伙伴，平台规模进一步扩大。目前该平台合作伙伴总量已达74家，2014年平台交易额近200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38%，成为光大银行成长最为迅速的业态之一。

光大·云缴费由光大银行历时六年倾力打造，是中国最大的开放式网络缴费平台之一，也是构造“普惠金融”的重要举措，其向第三方支付、同业等多方合作伙伴开放，打通了PC端、

手机端、线下POS等多种缴费方式，全面满足用户水、电、燃气、宽带、通讯、供暖等多种生活缴费所需，堪称范围广、品种全、数量多的缴费新模式。

目前，光大·云缴费已建立起一个强大的便民缴费生态圈，通过总对总对接的形式将丰富的缴费产品输出给支付宝、拉卡拉、财付通等主流第三方支付商，京东、苏宁易购等大型电商，中国移动、中国电信等移动运营商以及民生银行、东亚银行等合作伙伴，为其平台客户提供快速、便捷的缴费服务。同时还通过与农信银资金清算中心合作打通了与全国几个农信体系的便民缴费通

道，覆盖全国28个省，70个核心城市，受益人群达3亿人，开放缴费业务数量和合作伙伴数量均实现全国领先。

中国光大银行电子银行部总经理杨兵表示，近年来中国光大银行一直坚持“服务模式创新、经营机制创新、银行产品创新”的发展方向。作为践行与完善普惠金融便民服务体系的重要举措，光大·云缴费通过生活缴费这一最贴近用户的服务窗口，让更多人享受到光大银行领先的电子银行服务及良好的产品体验。未来，中国光大银行还将凭借不断的金融创新，服务于民生领域各个环节，与更多合作伙伴一起，将优质金融服务惠及百姓大众。



垫脚石

陈英远 绘

2013年10月，季建业被调查；随着今年杨卫泽的落马，南京成为十八大后第一个市委书记、市长均落马的省会城市。“在交往中失去了底线，不讲原则；失去了界线，不分彼此；失去了防线，不加防范。”日前正在山东烟台中院接受审判的季建业，当庭表示““三线”失守毁了我”（1月17日新华社）。

一个省会城市，两位主要领导相继落马，这样强烈的官场“震荡”，引发社会更多关注在情理之中。有人研究总结这两位“冤家对头”落马的根源，得出一个令人诧异的结论——“互相拆台，一起下台”。“互相补台，好戏连台；互相拆台，一起下台”，这是过去强调班子团结问题时，经常要提的一句话。本意是提醒各级领导班子成员，要顾全大局，抛弃个人恩怨，以事业为重，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工作上加强配合、互相补台，充分发挥好一级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笔者以为，在全党铁腕“打虎除蝇”、深化反腐的语境下，把两个腐败官员落马的主因，归结于“互相拆台”，未免牵强。

事实上，作为“同台演出”的两个“主角”，杨卫泽和季建业主政南京期间，既有“拆台”，也有“补台”。作为一个地方的“一把手”和“二把手”，说他们互不“拆台”不“补台”，恐怕不符合实际。像各界广为关注的南京雨污分流工程，原计划投资180多亿元，一开始杨卫泽态度也是很积极的，曾多次到工程现场考察督办。没有他的首肯和支持，没有经过相应的决策程序，季建业要上这么大的项目，不太可能。只是后来，两人在各自利益产生了矛盾，杨卫泽开始在公开场合否定这个项目。换言之，杨、季两人相继“下台”的最大根源，是他们自身的贪腐行为，而不是什么别的。互相拆台，不过是加速了他们由“疯狂”走向“灭亡”的进程。如果这两人是从发展大局出发、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出发，那么，即便工作上有些互相“拆台”的举动，也不至于落得个“两败俱伤”、先后落马的下场。

把杨卫泽和季建业“下台”的原因归结于“互相拆台”，这个结论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如果这个结论成立，那么为了避免重蹈杨卫泽和季建业的覆辙，眼下在位的领导干部，怕是要争当“老好人”了，即便发现班子成员有明显的出格举动、腐败行为，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者千方百计为其“补台”。若此风盛行，那还谈什么组织的原则性和战斗性？想想看，贪腐的杨卫泽和同样贪腐的季建业“互相补台”，会“补”出什么样的“好戏连台”？

一个城市，两位主管落马，这样的教训当然要总结。特别是他们为何能够长期“潜伏”、“边腐边升”，需要从多方面深刻反思。但把“互相拆台”作为问题的主要症结，就是找错了“病因”。如果按此“对症下药”，保不准会让更多的人误入歧途，甚至出现更大面积的“塌方式腐败”。

季建业杨卫泽「下台」不在「互相拆台」

□罗浩声